

世界文化宝库

神话

廖长安 主编

SHIJIEWENHUABAOKU



河南大学出版社

埃及神话故事 波斯神话故事

主 编：廖长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化宝库/寥长安主编.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2.8

ISBN 7 - 81041 - 982 - X

I . 世… II . 寥… III . 神话 - 作品集 - 世界 - 故事

IV . J22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1074 号

世界文化宝库

作 者:寥长安

责任编辑:王东

出 版: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发 行: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固安县文史印刷厂

开 本:850 × 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2400 千字

印 张:144

版 次:200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1 - 500 册

书 号:ISBN 7 - 81041 - 982 - X

全套定价:698.00 元(全 12 卷)



目 录

埃及神话故事

- 水夫的奇遇 / 3
- 众神之父 / 107
- 拉神的传说 / 115
- 拉神巡游记 / 123
- 法老和魔法师的故事 / 164
- 智慧神透特复仇记 / 187
- 神奇的雕像牌和鳄鱼 / 202
- 两兄弟的故事 / 213
- 白何露斯和黑何露斯 / 227

波斯神话故事

- 宇宙的开始 / 245
- 创造天地的时代 / 246
- 光明和黑暗的战争 / 248
- 从卡幽马路司到加姆西特王为止 / 252
- 加姆西特王的自夸 / 256
- 蛇王查哈克 / 257
- 查哈克的梦 / 260
- 法利多恩的诞生 / 263
- 打铁匠卡维 / 267





目 录

- 牛头矛 / 271
和查哈克的战斗 / 274
法利多恩王 / 277
三个王子 / 279
叶门王选婿 / 284
分 国 / 287
兄弟的争斗 / 289
意外的死亡 / 293
伊那西的孙子马鲁吉呼鲁 / 298
复 仇 / 302
老王的悲哀 / 305
被灵鸟养大的幼儿 / 307
英雄的恋爱 / 318
勒斯塔姆武勇传 / 344
父亲和儿子的战斗 / 358

埃及神话故事



水夫的奇遇

很久很久以前，在古埃及南方河谷，在神圣尼罗河水灌溉而成的肥田沃土地段，有一座底比斯城。它的遗址至今仍然是来访者们的指路明灯，它向人们诉说着这座城市古老而悠久、光荣而伟大的过去。早在几千年前，底比斯城就是一座世界名城。

当我们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这座城市还处在它的童年时期。城里没有用泥灰建成的高大庙宇；拉神尚未造福给他的乡亲；阿慕恩神也没有光临此地。那时候，人们心目中的神只不过是些木雕石像，他们认为太阳是神圣的——太阳是生命的起源，他们信奉滋润养育自己的伟大河流——尼罗河。

后来，人们为太阳神——拉神建造了一座庙宇。那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濒临神圣的尼罗河，四周环绕着浓阴蔽日的丛林……一口井渗出清澈的甜水，闪闪发亮。人们喜爱这清凉甘甜的井水和纷纷洒落的洁白水花。虔诚的人们常常来到神庙，敬拜万能的神灵，拜神完毕，大家就手捧井水解渴。于是，人们相信，这口井是万能的拉神恩赐给他们的。

水夫巴米里斯的奇遇

初夏，一个美丽而又略带热气的早晨，一个挑水人



步行来到庙宇附近的那眼井边。他的腰间挂着一只羊皮水囊。虽然这个水夫还是个青年，但是，由于常年累月地背水，他的腰已经被压得弯曲了。水夫背着这只羊皮水囊打老远来到井边，每次他都想多装点水，由于水装得过满，走起路来颤巍巍的。

这时，年轻的水夫遇到他的同乡，只见这位同乡肩背一只空水囊，转身离开井边，准备回村庄。于是，年轻水夫奇怪地问：

“都到这时候了，你怎么还没干活？”

“你应该说，你怎么没丢掉这活？”同乡没好气地回答。

“朋友，你说得也许对！背水这活太累了，我也不想永远这样干下去。但是，环境逼得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啊。现在不多背点水，到了盛夏，那日子可怎么过啊，炎热都会把沙子熔化！现在多流点汗，到了盛夏，我们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在茅屋中生活了……”

“我可不这么看，趁着天不热多休息休息才是最聪明的！”同乡不等青年水夫说完就插话说道，“更何况，我一人无牵无挂！”

“是啊，”年轻水夫失望地摇着头，叹了口气，“我家还有几口人需要我去养活哩！我父亲是个多病的老人，我得尽心尽力地照料他……”

“那好吧，”同乡不耐烦地打断了年轻水夫的话，“至于我，我可不当那种傻瓜！夜幕降临前我决不干活，我要等到天变凉快再说。”

于是，同乡回茅屋休息去了。



年轻水夫巴米里斯孤单一人在路上徘徊起来。虽然他用自己的观点反驳了同乡，但是，他内心却在隐隐作痛，不幸的命运使他感到痛苦万分，有谁能把他的痛苦中解救出来呢？

突然间，巴米里斯记起了年迈的父亲、饥饿的妻子还在茅屋中等着他回去。于是，巴米里斯朝井边疾步走去；很快，他又拼命向返回的路上跑起来。

幻觉中，他记起，当他的皮囊装满井水的时候，他听见有人呼唤他的名字。于是，他向四周环视，却没有见到一个人。

“巴米里斯……”

阵阵呼唤声传到巴米里斯水夫的耳际，声音是那样的清晰，不容他有半点怀疑。

水夫巴米里斯盯着前方，他把盛满水的皮囊放到压弯了的背上，他面前不远处就是通往神庙的石砌台阶。

“巴米里斯……”

呼唤声第三次响起来，可怜的水夫——巴米里斯不知如何是好，慌乱中，装满水的皮囊摔到了地上，清凉的井水洒了一地，在水夫脚下成了一汪小水潭。

“别害怕！巴米里斯……”那声音异常地柔和。

听到这句话，巴米里斯才惊奇地注意到声音是竖立在庙宇前的雕像发出的。

“别害怕！巴米里斯，快点回家去吧，乡亲们正为大地的主宰——俄赛里斯的诞生欢欣鼓舞呢，这个好消息将会传到世界各地去的。”

声音消失了。



周围一片静寂，好像什么也没发生：高大的庙宇、竖立的雕像、石砌的庙宇台阶、渗着水的那眼井、水夫巴米里斯和他脚下的空皮囊、一汪井水……景象依旧……

可是，巴米里斯水夫却像疯子一样拼命跑起来，恐惧使他忘记了珍贵的羊皮水囊。他一口气就跑回到岸边芦苇搭成的茅屋中。

年轻的水夫巴米里斯把他经历的新鲜事儿讲给妻子听。妻子听着，吃惊地望着丈夫，她猜想：八成里酷热袭击了丈夫，使他的大脑受到了刺激。于是，妻子低声细语地劝慰丈夫，让他返回原路到井边，快把那遗弃的水囊捡回来，不然，水囊会被过路人拾走的。

水夫巴米里斯的父亲谢赫老人躺在茅屋一角，他两眼昏花、二目紧闭，隐约听到了儿子和儿媳的讲话。他唤过儿子，叫他把故事讲给自己听。

当巴米里斯讲完这个故事时，谢赫老人用颤抖的声音说：

“啊！孩子，这是上苍的声音……去吧，快点去宣布这个好消息吧，快点照神的吩咐办吧！至于我，你不必挂念，我为自己活着的时候能听到这个喜讯感到幸福无比。快去吧，孩子，拉神保佑你！”

奄奄一息的老人幸福而庄重地把脸转向墙，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这时，年轻的水夫开始行动起来，他四处奔走，热情传播着这个振奋人心的喜讯。于是，我们也就知道了俄赛里斯诞生的来龙去脉。



男人和女人

初夏的一个傍晚，太阳斜挂在西方地平线上空，河水由猩红色变成紫红色，最后变成金色。一个身材高大、体魄健壮的男子站在离庙宇很近的白杨树阴下。他的四肢是那样的匀称，外表是那样的威严，显得比孱弱的人类要强壮得多，出类拔萃得多。啊，那是神赋予他的永恒的印记。

在这个魁伟男子身边站着一位美丽的妇人。她是那样的俊俏，由于她的出现，太阳都悄悄躲到云彩后面去了。她有着细腻甜美的脸蛋，棕色闪光的皮肤，垂在她长长脖颈上的是红褐色的浓密头发。在微弱的落日余晖照耀下，犹如缕缕光闪闪的红色铜丝。

当椭圆形的太阳消失到地平线以下时，山冈由紫红色变成了黑色。晚霞给水面抹上了一层红色，远远望去，好像熊熊燃烧的火舌。就在这时，美丽的妇人向那男子招手，他们诚恳、谦逊、庄重地迎着西落的太阳，全神贯注地向太阳神——拉神做着短暂的祈祷。

当他们做完了祈祷，男人便把他的斗篷铺在岩石上，邀请美丽的妇人坐下来歇息。待两人坐定后，男人从衣袋里取出一支笛子，开始吹奏起来。霎时间，笛子发出美妙动听的声音，这不是大地能产生的，这是来自上苍的声音。

悠扬的笛声直冲云霄，好似鼓翼的鸟儿在枝丫间欢跳歌唱；笛声清脆明快，犹如洁白好动的水鸟叽喳着呼



唤它的同伴；笛声变得越来越热烈、奔放，如同高山上直泻而下的奔腾瀑布发出的咆哮，继而声音又变细变轻，变成从碎石间蜿蜒穿行的淙淙小溪的潺潺流水声……最后，笛声以粗犷深沉的曲调告终。这一支支曲子就像是秩序井然、技艺精湛的优秀乐团演奏的。

美丽妇人和着乐曲唱着动听的歌。那歌声也是无比地欢快奔放、柔和细腻。好像把人从狂风暴雨中带到了风和日丽之中，表达着欢乐与悲伤，表达着爱情的始与终。

笛声戛然止住，歌声也逝去了。在他俩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庄严的老人。他脸色苍白、憔悴，岁月的沧桑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他披着一件白色斗篷，系着一条金色腰带。

“晚上好，两位尊贵的客人！”老人向他们问候。

“晚上好，老爹！您能做我们的向导，引我们找到水源吗？我们准备去长途旅行，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在此地休息一段时间。”男人说。

老人沉默不语，他双目凝视着这两个陌生的过路人，他思索着，好像想通过他俩的外表探寻到他们内心深处的秘密。突然，老人双膝跪下，低头逐一亲吻着陌生男人和美丽妇人的鞋子，然后才抬起头说：

“我是附近庙宇中的祭司，我已经了解了一部分上苍的秘密。早就有启示告诉我你们要降临，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今天，我成为人间大地第一个接待你们的人。”

老人用友好、敬重的目光注视着男人——伟大的俄



赛里斯神，注视着美丽妇人——伊希斯女神，他怯生生地问：

“我尊敬的国王陛下、尊敬的王后陛下，你们愿意光临寒舍吗？”

俄赛里斯回答：

“好吧，我们就先到你家去吧！因为你是如此的忠于职守，如此的忠于自己的信仰。我们对你的慷慨大方会给予报答的。但是，我要你起誓，不要向任何人泄露我们的秘密，这也是上苍的旨意。”

祭司老人双膝跪下，额头几乎碰到了地。

“您的奴仆听命于您，坚决服从您……”老人虔诚地说。

“好吧，那你就指路带我们去你家吧。来啊，伊希斯，我们跟着老爹走吧，时候不早了。”

伊希斯把胳臂放在俄赛里斯的腋下，她说：

“拉神的吉祥伴随你，老爹！”

随后，男人和女人跟着老人走了。

就这样，俄赛里斯——埃及主神和他的妻子伊希斯——埃及女神就出现在古埃及的大地上。

神在人中间

俄赛里斯和伊希斯开始生活在古老庙宇旁的帐篷里。那时，还没有巨大的宫殿和高耸的庙宇，也没有底比斯城引以自豪的瓶羊路。那时，国王的宫殿、显贵的宅院都是用灰色石头堆砌而成，屋顶则用粗大的木柱支



撑，也有的用砖、土坯做成。

当俄赛里斯和伊希斯经过劳动的人群时，人们纷纷丢下手中的活计，好奇地瞧着两个陌生人，人们为他们俩的容貌震惊：他们还从未见过这么高贵伟大的男人，也从未见过如此娇美、如此体态轻盈、身段苗条的女人，真让人打心眼儿里喜爱。恐怕连他们的法老和王后也不曾记得这个世纪有这么两个神一般的人。好像人们有某种先知先觉，他们断言：这两人绝不是本地人，这是两个有来路的人。于是，人们心中对这两个陌生人充满了敬意。

一些人遇到了困难，他们就到祭司家中去寻找两位客人帮助解决；一些人出于好奇，向祭司老人询问客人的来历，老人摇摇头，恪守秘密，甚至连他的亲戚也打探不到真实情况。因此，当有的人不死心又去向祭司的亲人打听消息时，他们就这样回答提问的人们：

“这是两个过路人，心慈面善的祭司在庙宇旁的树阴处遇到了他们，他们只想在这儿做做客。他们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我们也一无所知。”

人们对这样的回答一点儿也不相信，祭司及其亲人对两个陌生人来路的含糊其辞的解释反倒引起了众人更强烈的好奇和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

流言蜚语在人群中传播。

俄赛里斯和伊希斯没有理睬那些闲言碎语，他们毫无顾忌地走到人们中间去：帮助这个、劝告那个、鼓励另一个，哪里需要他们，他们就在哪里出现。

伊希斯的手是多么的纤细温柔、多么的神奇啊，它

能解除人们发热的痛苦；伊希斯的声音是多么柔和、多么地娓娓动听啊，它能让受病痛折磨、昏迷不醒的孩子睁开双眼；伊希斯的眼睛是多么明亮、多么地威力无比啊，如果哪位重病人瞧上它一眼，并且得到伊希斯的重视，那么这个病人就会康复。

有一天，一个大木头块重重地砸到一个小孩的身上，孩子口吐鲜血昏死过去。惊慌失措的母亲找不到一点办法来解救孩子，于是就求哈米德太太请她的新邻居伊希斯帮忙。

当伊希斯闻讯赶来时，孩子已经危在旦夕了。只见伊希斯不慌不忙地把孩子抱起，用柔软的手臂把他高高举起，让他面对着天空，伊希斯低声细语着，好像是在对病孩施展什么魔法……渐渐地，孩子脸上痛苦的皱纹慢慢消失了，因疼痛而弯曲的四肢也缓缓舒展开来。这时，又见伊希斯用纤细的手指尖轻轻地抚摸着孩子的额头，抚摸着他的前胸……啊，真是奇迹！孩子的双眼微微睁开了，双唇绽出甜甜的微笑。一会儿，孩子的眼睛放出异彩，用惊奇的目光在母亲和伊希斯之间扫来扫去，然后他突然喊道：

“妈妈，妈妈，真好玩呀，我和一位美丽的妇人一起走着，她拉着我的手，呼唤着我，把我带到一个特别美、特别好玩的地方去了一趟，从此，我再也不会感到有什么痛苦啦！”

说完话，孩子就从伊希斯怀中挣脱开来，欢蹦乱跳地找小伙伴们玩去了。

孩子的母亲感激地跪拜在伊希斯的脚下，在她看

来,这位美丽非凡的妇人就是无所不能的神啊!

俄赛里斯比伊希斯更忙。

他每天都要到地里干繁重的农活儿。

经俄赛里斯的指点,人们懂得了造犁;他又启发人们创造发明了把地势低的河水引到地势高的旱地去的办法,替代了人们昔日用肩背水的活计;他教会人们懂得如何减轻自己的劳动负担;如何才能从日夜操劳的土地上获得更大的收益。

在一个凉爽的夜晚,俄赛里斯和伊希斯坐在帐篷外的空地上,周围挤满了村里的老老少少,当俄赛里斯用神奇的笛子吹奏出美妙动听的曲调时,当伊希斯和着笛声唱出悠扬悦耳的歌曲时,在场的人们都深感惊异。人群中有些懂得音律的,他们要求俄赛里斯组织一个乐队,教他们演奏。乐队建成了,他们常常在洒满月光的夜晚演奏,举办着各种动听的演唱会,直到夜深人静,人们还恋恋不舍,不愿回自己家里去……他们还常常围坐在一起,谈论着生与死,互相交换着大家知道和不知道的事情。庙宇周围、帐篷内外充满着欢乐,洋溢着一种人们从未感受过的幸福……

没过多久,法老就听到了关于这两个陌生人的事,听到了关于他俩奇迹般的传说。于是,国王决定派人召见俄赛里斯。

身材魁梧的俄赛里斯直立在法老面前。单瘦矮小的法老内心顿感一阵不悦:世上竟会有如此健壮、如此俊美的男子!在他面前我可感到自惭形秽。